



論幽默

語堂幽默文選(上)

林太乙◎編

論幽默

語堂幽默文選(上)

林太乙編



时代文艺出版社

(吉) 新登字 05 号

语堂幽默文选 (上册) —— 论幽默

林太乙 编

责任编辑: 徐吉征

封面设计: 绿 舟

时代文艺出版社出版 850×1168 毫米 32 开本 9.75 印张 4 插页
(长春市斯大林大街副 136 号) 182 000 字

长春市第五印刷厂印刷 1995 年 5 月第 1 版 1995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吉林省新华书店发行 印数: 10 000 册 定价: 28.00 元 (上、下册)

序

父亲在七十岁时回台湾定居，有一次应邀在某校毕业典礼致词。典礼开始后，在讲坛上的官长贵宾一站起来讲演，一个讲的比一个冗长。轮到父亲说话的时候，他劈头说，“讲演应该像女子的裙子，越短越好。”引起哄堂大笑。

父亲在人面前毫无顾忌地说老实话，是他谑而不虐的幽默的一个例子。他有“幽默大师”的称号，始于一九三二年，他在上海创办提倡幽默的《论语》半月刊的时候，“幽默”这个名词，是 humor 的汉译。他在《论幽默的译名》中说：“Humor 本不可译，惟有译音办法。华语中言滑稽辞字曰滑稽突梯，曰诙谐，曰嘲，曰谑，曰谑浪，曰嘲弄，曰风，曰讽，曰诮，曰讥，曰奚落，曰调侃，曰取笑，曰开玩笑，曰戏言，曰孟浪，曰荒唐，曰挖苦，曰揶揄，曰俏皮，曰恶作剧，曰旁敲侧击等。然皆或指尖刻，或流于放诞，未能表现宽宏恬静的‘幽默’意义。最近者为‘谑而不虐’，盖存忠厚之意。”

他又说：“我在文学上的成功和发展我自己的风格完

全是国民党之赐。如果我们的民权不被取缔和限制，恐怕我永不能成为一个文学家，那严格的取缔逼令我另辟蹊径以发表思想而不致真叫天牌是天牌，白板是白板。我势不能不发展笔墨技巧和权舆事情轻重，此即读者所称为‘讽刺文学’者。我写此项文章的艺术乃在发挥关于时局的理论，刚刚足够暗示我的思想和别人的意见。使不致流于虚声夺人，空洞无物，而只是礼教云云的谬论；但同时却饶有含蓄使不致身受牢狱之灾。这样写文章无异是马戏场中所见的在绳子上跳舞，亟需眼明手快，身心平衡合度。在这个奇妙的空气中，我成为所谓幽默或讽刺文学家。”

父亲一八九五年在福建省龙溪县坂仔村出世。一九一七年，他考进上海圣约翰大学，毕业之后到北京清华学校教英文。三年后，他进美国哈佛大学研究比较文学，获硕士学位。一九二三年获德国莱比锡大学语言学博士学位。

回国后，他在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女子师范大学等校任教。在这时候，他开始写作，写的多数是讽刺北洋政府的文章。一九二六年，段祺瑞政府通缉文化教育界人士四十八人，包括父亲在内。他应厦门大学之聘到该校任教，但不久由于人事纠纷，离开厦大，到汉口，任革命政府外交部英文秘书。翌年，武汉政府开始分裂，父亲到上海，由蔡元培先生聘请为中央研究院英文总编辑。

一九三二年他创办《论语》半月刊，提倡“幽默”，另创《人间世》半月刊，提倡发抒性灵的文章，与《论语》并驾齐进。他说，“提倡幽默必先解放性灵；盖欲由性灵之解放，渐再参透义理，而幽默自然孕育也。”

《论语》由父亲主编，中国美术刊行社发行，每期封面内页，登“论语社”同仁戒条：

一、不反革命。

二、不评论我们看不起的人，但我们所爱护的人要尽量批评（如我们的祖国、现代武人、有希望的作家，及非绝对无望的革命家）。

三、不破口骂人（要谏而不虐，尊国贼为父固不可？名之王八蛋也不必）。

四、不拿别人的钱，不说他人的话（不为任何一方作有津贴的宣传，但可做义务的宣传，甚至反宣传）。

五、不附庸风雅，更不附庸权贵（决不捧旧剧明星，电影明星、交际明星、文艺明星、政治明星，及其他任何明星）。

六、不互相标榜，反对肉麻主义（避免一切如“学者”“诗人”“我的朋友胡适之”等口调）。

七、不做颓迷诗，不登香艳词。

八、不主张公道，只谈老实的私见。

九、不戒癖好（如吸烟，啜茗，看梅、读书等）。并不劝人戒烟。

十、不说自己的文章不好。

《论语》长期撰稿员如下：章克标、林幽、孙斯鸣、章衣萍、符蒂、岂凡、全增嘏、邵洵美、沈有乾、刘半农、赵元任、老舍、潘光旦、郁达夫、俞平伯、孙福熙、陆晶清、孟斯根、李青崖、刘英士、章川岛、孙伏园、谢冰莹、韩慕孙。

作品最吸引读者的，还是父亲自己的文章。他的短文常在《论语》、《雨花》、《群言堂》以及他专用的“我的话”专栏发表，对时事短评，精练警策，且竭尽戏谑嘲讪之能事。

一九三五年，父亲创办《宇宙风》半月刊，融汇《论语》、《人间世》的气质与风格、主文而谏，辞色道逸。

从一九三〇年到一九三五年，父亲也在英文《中国评论周刊》(Chian Critic)写专栏，名称 The Little Critic (小评论家)。他写了几百篇文章，其中许多是幽默文章，他也写成中文，在他创办的刊物发表。

一九三六年，我们一家侨居美国以后，父亲改以英文著作，是年，他撰写的《吾国与吾民》在美国出版，成为畅销书，并被视为关于中国人和中国文化的经典之作。两年后，他的《生活的艺术》出版，成为该年美国最畅销的书。《京华烟云》一九四〇年出版，有人认为可与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媲美，更有人说是现代的《红楼梦》。他继续撰写了三十部书，成为国际文坛巨人。

父亲在一九六五年回台北定居，应中央社马星野社

长之邀撰写“无所不谈”专栏，恢复用中文写作。这项专栏遍载各地中文报章，也不时有幽默文章。

我编这本书，尽量找出文章原文，而不用别人翻译的，有些他人编的《语堂文集》等等，文章经编辑删改，我也不用。父亲的幽默文章及短文有一些没有收在这里，是因为所涉的人的事，现在已鲜为人知。

父亲在台湾定居之后，并为香港中文大学编纂《林语堂当代汉英词典》。他多姿多采的一生，请参阅拙作《林语堂传》，台北联经出版公司出版。

父亲于一九七六年病逝，台北的寓所改设为“林语堂先生纪念图书馆”。今年是父亲百岁诞辰。父亲说过，“要做作家，必须能够整个人对时代起反应。”他做到了这点，所以他的作品可以传世。我特编这部文集，作为纪念。

林太乙 1994 年秋

目 次

序.....	1
论幽默.....	1
论土气	17
咏名流	23
回京杂感	26
劝文豪歌	33
萨天师语录	36
土匪颂	59
假定我是土匪	63
子见南子	69
关于《子见南子》的文件	95
关于《子见南子》的话.....	116
悼张宗昌.....	120
一国三公.....	122
述而主义.....	124

DR02/02

目次

汤而和识见·····	125
蒋介石亦《论语》派中人·····	126
中国何以没有民治·····	128
阿芳·····	130
赢得头奖买枇杷·····	135
考试院题壁·····	136
陈公博出阁妙喻·····	137
光他姓门楣·····	138
“国难结婚”与其他·····	139
奉旨不哭不笑·····	140
说难行易·····	142
涵养·····	143
如何救国示威·····	145
“幽默”与“语妙”之讨论·····	147
张宗昌之个性·····	151

目 次

理想的电影剧本·····	152
校长学·····	153
吾家主席·····	155
你不好打倒你之下文·····	157
尊禹论·····	159
九疑·····	162
孔子亦论语派中人·····	165
颜任光之幽默·····	167
粘指民族·····	168
哥伦比亚大学及其他·····	170
哀梁作友·····	178
寄怀汉卿·····	180
捐助义勇军·····	182
我的戒烟·····	183
脸与法治·····	189

目 次

赋得迁都·····	192
会心的微笑·····	194
冬至之晨杀人记·····	196
新年恭喜·····	201
又来宪法·····	203
得体文章·····	205
吃菜粑有感·····	208
菜粑与糖元宝·····	211
强奸论语? ·····	214
军歌非文人做得的·····	216
附罗志希先生来函答罗家伦 ·····	218
谈言论自由·····	220
中国究有臭虫否·····	226
附蚤虱辨驳 ·····	230
梳，篦，剃，剥，及其他·····	235

目 次

春日游杭记·····	238
民众教育·····	245
思满大人·····	246
谈女人·····	252
女论语·····	254
大暑养生·····	260
夏娃的苹果·····	262
说避暑之益·····	264
为洋泾滨英语辩·····	269
婚嫁与女子职业·····	275
论政治病·····	280
与陶亢德书·····	284
我怎样买牙刷·····	287
编后余墨·····	294

论幽默



“One excellent test of the civilization of a country I take to be the flourishing of the comicea and comedy; and the test of true comedy is that it shall awaken thoughtful laughter.”

George Meredith, “Essay on Comedy”

“我想一国文化的极好的衡量，是看他喜剧及俳调之发达，而真正的喜剧的标准，是看他能否引起含蓄思想的笑。”——麦烈蒂斯《喜剧论》。

幽默本是人生之一部分，所以一国的文化，到了相当程度，必有幽默的文学出现。人之智慧已启，对付各种问题之外，尚有余力，从容出之，遂有幽默，——或者一旦聪明起来，对人之智慧本身发生疑惑，处处发见

人类的愚笨，矛盾，偏执，自大，幽默也就跟着出现。如波斯之天文学家诗人荷麦卡奄姆，便是这一类的。三百篇中唐风之无名作者，在他或她感觉人生之空泛而唱“子有车马，弗驰弗驱，宛其死矣，他人是愉”之时，也已露出幽默的态度了。因为幽默只是一种从容不迫达观态度，郑风“子不我思，岂无他人”的女子，也含有幽默的意味。到第一等头脑如庄生出现，遂有纵横议论捭阖人世之幽默思想及幽默文章，所以庄生可称为中国之幽默始祖。太史公称庄生滑稽，便是此意，或索性追源于老子，也无不可。战国之纵横家如鬼谷子、淳于髡之流，也具有滑稽雄辩之才。这时中国之文化及精神生活，确乎是精力饱满，放出异彩，九流百家，相继而起，如满庭春色，奇花异卉，各不相模，而能自出奇态以争妍。人之智慧，在这种自由空气之中，各抒性灵，发现光大。人之思想也各走各的路，格物穷理，各逞其奇，奇则变，变则通。故毫无酸腐气象。在这种空气之中，自然有谨愿与超脱二派，杀身成仁，临危不惧，如墨翟之徒，或是儒冠儒服一味做官，如儒家之徒，这是谨愿派。拔一毛以利天下而不为，如杨朱之徒，或是敝屣仁义，绝圣弃智，看穿一切如老庄之徒，这是超脱派。有了超脱派，幽默自然出现了。超脱派的言论是放肆的，笔锋是犀利的，文章是远大渊放不顾细谨的。孜孜为利孜孜为义的人，在超脱派看来，只觉得好笑而已。儒家斤斤拘执棺槨之厚薄尺寸，守丧之期限年月，当不起庄生的一声狂

笑。于是儒与道在中国思想史上成了两大势力，代表道学派与幽默派。后来因为儒家有“尊王”之说，为帝王所利用，或者儒者与君王互相利用，压迫思想，而造成一统局面，天下腐儒遂出。然而幽默到底是一种人生观，一种对人生的批评，不能因君王道统之压迫，遂归消灭，而且道家思想之泉源浩大，老庄文章气魄，足使其效力历世不能磨灭，所以中古以后的思想，表面上似是独尊儒家道统，实际上是儒道分治的。中国人得势时都信儒教，不遇时都信道教，各自优游林下，寄托山水，怡养性情去了。中国文学，除了御用的廊庙文学，都是得力于幽默派的道家思想。廊庙文学，都是假文学，就是经世之家，狭义言之，也算不得文学。所以真有性灵的文章，人人最深之吟咏诗文，都是归返自然，属于幽默派，超脱派，道家派的。中国若没有道家文学，中国若果真只有不幽默的儒家道统，中国诗文不知要枯燥到如何，中国人之心灵，不知要苦闷到如何。

老子庄生，固然超脱，若庄生观鱼之乐，蝴蝶之梦，说剑之喻，蛙蟹之语，也就够幽默了。老子教训孔子的一顿话：“子所言者，其人与骨皆已朽矣，独其言在耳。吾闻之，良贾深藏若虚，君子盛德，容貌若愚。去子之骄气与多欲，态色与淫志，若是而已。”无论是否战国时人所伪托司马迁所误传，其一股酸溜溜气味，令人难受。我们读老庄之文，想见其为人，总感其酸辣有余，温润不足。论其远大遥深，睥睨一世，确乎是真正 comic spirit

(说见下)的表现。然而老子多苦笑，庄生多狂笑，老子的笑声是尖锐，庄生的笑声是豪放的。大概超脱派容易流于愤世嫉俗的厌世主义，到了愤与嫉，就失了幽默温厚之旨。屈原贾谊，很少幽默，就是此理。因谓幽默是温厚的，超脱而同时加入悲天悯人之念，就是西洋之所谓幽默，机警犀利之讽刺，西文谓之“郁剔”(wit)。反是孔子个人温而厉，恭而安，无适，无必，无可无不可。近于真正幽默态度。

孔子之幽默及儒者之不幽默，乃一最明显的事实。我所取于孔子，倒不是他的跼蹐如也，而是他燕居时之恂恂如也。腐儒所取的是他的跼蹐如也，而不是他的恂恂如也。我所爱的是失败时幽默的孔子。是不愿做匏瓜系而不食的孔子，不是成功时年少气盛杀少正卯的孔子。腐儒所爱的是杀少正卯之孔子，而不是吾与点也幽默自适之孔子。孔子既歿，孟子犹能诙谐百出，逾东家墙而搂其女子，是今时士大夫所不屑出于口的。齐人一妻一妾之喻，亦大有讽刺气味，然孟子亦近于郁剔，不近于幽默，理智多而情感少故也。其后儒者日趋酸腐，不足谈了。韩非以命世之才，作说难之篇，亦只是大学教授之幽默，不甚轻快自然，而幽默非轻快自然不可。东方朔、枚皋之流，是中国式之滑稽始祖，又非幽默本色。正始以后，王、何之学起，道家势力复兴，加以竹林七贤继出倡导，遂涤尽腐儒气味，而开了清谈之风。在这种空气中，道家心理深入人的性灵；周秦思想之紧张怒放，一